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清明祭祖传家训

马亚伟

我们家族有一条家训:家人同心,其利断金。平日里这句家训经常被提到,而到了清明祭祖的时候,这句家训会被着重提及,用以对所有家庭成员进行强化教育。

每年清明节,我们家族的30多口人几乎都会齐聚在一起,去给先人扫墓。清明扫墓,非常有仪式感。大伯是家族的中心人物,多年来一直秉承着“长兄为父”的古训,对弟弟妹妹们给予教育引导。我们这些晚辈,也都非常尊敬他。扫墓之前,大伯会讲起祖父和祖母的故事,还会讲到曾祖父和曾祖母的故事。而这些遥远的故事中,就有我们家训的源起。

当年曾祖父和曾祖母是从外地来到这里的。刚到的时候,他们一无所有,举目无亲。曾祖父对曾祖母说:“夫妻同心,其利断金。”两个人一起打拼,把一个家撑了起来。随着四个孩子相继出世,两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不过他们齐心协力,日子过得还算幸福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曾祖父被砖头砸伤了腿,得了破伤风,那个年代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去世了。曾祖父去世后,曾祖母带着四个孩子生活。她把曾祖父常说的“夫妻同心,其利断金”,改成了“家人同心,其利断金”。四个孩子,大的照顾小的,小的也早早懂得了为家分忧,一家五口同心合力,硬是把日子越过越好。而且四个孩子都读了书,我的大姑奶奶还上了大学。

曾祖母去世后,祖父把家训传承了下来。“家人同心,其利断金”,靠着这条家训支撑,祖父和祖母养大了

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在艰难的岁月里,六个孩子都读了书。这样的家庭,在那个年代里算很少了。

后来,我的大娘和母亲进入了这个大家庭。她们都是善良贤惠的人,很快一家人就融为一体。困难时期,兄弟姐妹、妯娌小姑之间互相扶持,大家都没觉得日子有多难,反而感到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。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,一个大家庭分成了几个小家,各家过各家的日子。虽然分开了,但家人们的心还在一起。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亲人之间团结一心,仍旧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
再后来,祖父和祖母去世之后,大伯就成了大家族的引领者。他每年都会带领我们去祭祖。祭祖的时候,他会在先人的墓前“汇报”我们的情况。今年谁考上研究生了,今年谁结婚了,都要说一说。祭祖仪式肃穆庄严,谁都不敢马虎。每次仪式结束后,大伯都会强调我们家族的家训:家人同心,其利断金。

这些年里,我们也是这样做的。早些年堂哥做生意缺资金,我们每家给他凑了一些钱,解决了难题。前年堂弟的餐馆生意受到疫情影响,几乎难以以为继。疫情得到控制之后,我们家族的人就轮流去他那里吃饭,照顾他的生意,提升餐馆的人气。没过多久,餐馆的生意又重新红火起来了……

清明祭祖,家训代代传。如今大伯年纪大了,去年祭祖的时候,堂哥代替了大伯。堂哥说:“家人同心,其利断金。咱们的小家如此,国家这个大家也是如此!”

一声是发自春雨,哪一声是发自屋顶的瓦。久久沉醉这诗境之中,继而顿悟:人生安然,岁月静好,才是最美的幸福。

听雨的过程,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。我打开窗户,任雨丝细细均匀地洒在我的脸上,喜欢这春雨的气息。春雨下得绵密,是不是七仙女的筐箩被打翻,将这银针洒满大地,给凡尘孕育希望?

春雨还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带你穿越时空,回到小时候。旧时光里,一群小孩儿在雨里肆无忌惮地打闹,谁打了伞,准被第一个抢了去,然后七八个你追我赶,你传给我,我传给你,像是在和那调皮的春雨捉迷藏,好快乐。那时的快乐,是没心没肺,不会有人说淋雨感冒之类的话,只是会嫌这春雨下得不够大。

春雨就像一幅百看不厌的水墨画,似雾非雾,似线非线。

宋代朱敦儒有词曰:“春雨细如尘,楼外柳丝黄湿。风约绣帘斜去,透窗纱寒碧。”春雨蒙蒙如细小的尘粒,打湿了楼外金黄的柳丝。帘幕被风斜斜吹起,透过绿纱窗也能感到微微寒意。说春雨“细如尘”,新鲜而熨帖。春雨是细屑的、轻巧的,迷离漫漶,润物无声,似乎非“如尘”二字无以尽其态。

春雨,又不期而至。常爱独自凭栏,看云是常有之事,赏雨是偷闲之趣。

我好多年没有听到春雨敲击瓦面的声音了。那是故乡的雨声,如今却离这雨声很远很远。



美给自己看

青衫

女人到了中年,心态非常重要,好多人不再打扮,不再进取,往往最爱说的是:“老了,谁看我?”闺蜜晓丹是个自由职业者,从事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,可以居家工作。但她依旧每天化妆,穿漂亮衣服去菜场,注重身材保养,读书、写字。看到她就连下楼倒垃圾都要穿戴整齐时,我笑她多此一举,几分钟的事儿,至于吗,她笑着说:“习惯了。”

晓丹颇有审美眼光,虽然吃穿用都不是什么名牌,但她总能用普通衣饰,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。出门在外的时候,她一定是人群中最抢眼的,妆容与衣饰都不含糊。值得一提的是内在的衣着,袜子口上有花边点缀,内衣必须是蕾丝的,鞋垫上的牡丹图案是手工十字绣。

我是个懒散的人,双休日在家基本是“披头散发”状,老公笑我“面目狰狞”,我也有理由:放松啊,放松两天有何不可。真佩服晓丹,即使一整天不出门,也打扮得漂漂亮亮。我说她也不嫌累,爱人上班,儿子上大学离家在外,家里又不来客人,打扮给谁看?真是臭美!

晓丹笑了,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美给自己看!”接着又说:“家就是我的职场,把自己打扮得优雅得体,即使没有‘同事’看到,我自己看着也舒心啊,干活才有劲头。当然喽,家人推开门的那一刻,看到的是整洁的自己,给家人一个赏心悦目的感觉,何乐而不为!”

晓丹的话让我想起了奶奶,她老人家如果在世,有一百多岁了。奶奶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天坐在沙发上摆扑克牌玩,一丝不乱的头发挽成发髻盘在脑后,身上的大襟棉布衣服没有一丝褶皱与污渍,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一尘不染,白色棉袜洁白如雪。

爱美爱干净的奶奶每天接触的人除了家人还是家人,如果奶奶还在,我也一定会问问:打扮给谁看?奶奶没有文化,不一定能说出“美给自己看”,但她肯定会笑,很美的笑。

无情岁月摧毁年轻的容颜,陪伴我们永久的,是心底那份美丽,点点滴滴汇成深刻隽永。

善待自己的内心,即使无人欣赏,也要美给自己看,从容过好每一天,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女!



春雨敲瓦

孙丽丽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只有当春雨袅袅婷婷地走过,以风声,以水响,这才算是真正的春天。她轻抚含羞的蓓蕾,便惹得满树馥郁咯咯地笑;她漫步沉睡的山林,便唤得了苏醒。那起起伏伏的生命之绿,苍翠而晶莹,像极了她缠绵而细密的情思,更像是那一回眸间,眼底廖若星辰的绚烂。

听雨要在乡下的老房子,听春雨敲打瓦片的声音。屋脊传来的雨敲泥瓦的铮然清音,这声音叫人心身安静。

雨敲在瓦上,由远而近,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,春雨好似千百个手指,一片片瓦片好似黑色的键盘,奏响了最美妙的天籁之音。

雨似乎下得更急了,密集的雨点敲打在屋顶的瓦上,啪啪作响。远远近近,一个个屋顶敲过去,古老的琴,细细密密的节奏,单调里自有一种温柔与亲切。

瓦是另一种形式的泥土,它来自地下,遭受烈火的熏烧,出落灰黑的容貌。春雨敲瓦,那是大地的回音。雨天的屋瓦,有着湿湿的流光,迎光则微明,背光则幽暗。

梦中醒来,夜黑沉沉,想必是下雨了吧,一声一声,有节奏地,敲击着窗檐的瓦面。不急不慢,仿佛是在弹奏一首很空灵的曲子。梦就这样被敲醒了,随着那雨滴,落了一地。这时睡意全无,静静地躺着,听雨。雨声时大时小,有时是脆脆的,有时是浑厚的,我从雨声中听出雨的大小,是否有风。

听春雨敲瓦,滴滴答答,不知道哪

